

## 微型小说

## 家宴

□朱宏

万德福自我感觉厨艺很好。这份自信从哪儿来的呢，还是源自一次家宴。那时候万德福的妻子还在单位当个小头头，人缘不错，逢年过节常召集聚会。有一年的聚会就安排在家里，万德福在妻子的威逼下提勺下厨。话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，全无掌勺经验的万德福，横竖也弄出了八冷八热十六道菜，尽管菜系混乱，做工粗糙，倒也赢得了一致赞赏，那道名曰“上海乡下卤蛋炖肉”的大菜甚至引起了举座哄抢，成为日后万德福的拿手节目。

万德福发现自己居然有这烹调的天赋，自那以后动不动就想开勺。当然“成名”以后的万德福是不会轻易在日常的用餐中下厨的。日常饭菜，由妻子料理，万德福总是手捧一张文摘类报纸，等着妻子“传膳”。妻子有时喊，老万你也不来帮下忙。万德福会理直气壮地搬出那套理论，你哪儿见过行政总厨亲自下厨的。人多，有聚会，万德福才想展示一下身手。

后来，万德福妻子的单位解散，一千同事联系渐少，聚会从此取消，家里的餐桌日渐沙漠化和边缘化。万德福这边的同学聚会呢，自有讲求精致的、腰包丰满的同学操心，故此总在饭店举行。万德福也总想邀几位同学到家来吃饭，饭局的东道主们说，得了吧，累死累活的，再说了到你家也不敢放肆地和女同学开玩笑啊。也是，尽管年过不惑，但那些少年往事少年情怀还是别在家属面前献演了。至于同事，万德福觉得虽同在屋檐下，关系却只是一壶不开的水，温温乎乎，提不起来，远未到家宴的程度。也和同事聚过，在饭店谈谈工作内外的的事儿，花点钱，简洁明快，不侵犯私人空间。

行政总厨也有手痒的时候，史上曾发生过万德福一时兴起窜入路边小饭店后厨亲自掌勺的事件。万德福一脑袋葱花儿味地从后厨端着炒好的炒脆肠，用餐巾纸擦擦油手，等着哥几个鉴赏，这时候饭店的厨师兼老板来了，说我得学学老师您的手艺。夹了一筷子入口，半天没说话，临了说道，不错不错。明显是在敷衍。敢说真话的只有万德福的妻子，她尝了一口后报告了一条让大家感到无比沉痛的消息，买盐的老头被你打死了。万德福吐了口烟淡定地说，毕竟不是主场作战嘛。

也不是所有家宴的邀请都遭到了婉言拒绝。万德福有三个铁哥们儿，高中时候的室友，请了，就来了。主场作战的万德福大显身手，以高档食材和自学成才的厨艺炮制了一桌不算太差的宴席，宾主相谈甚欢。情意在，啥菜都是好菜。唯有一点让万德福心里难受，三位哥们儿登门，自然不会空手，这让他无法承受礼品价值之重。万德福再不敢轻易请人到家来吃饭了。

有一年，万德福碰到了一位久未见面的朋友。追溯起来，这位朋友还是他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认识的，当时一伙有五个人，都在一个车间当工人，工人的友谊很淳朴，他们常把补贴的粮票卖了钱，聚到谁家喝啤酒，拍个黄瓜、糖拌个西红柿、炸个花生米，顶多称一碟猪头肉，再让老婆炒两个菜就可以开席了。后来分开了，混成什么样都有，这位朋友听说混得很粗，成了什么总。万德福说改天到我家吃饭吧。朋友说，好好。说过的话，万德福记着呢，找了一天给这朋友打电话，说星期六来我家吃饭吧，叫上哥几个。朋友说，你有什么事吧，尽管说。万德福说，没什么事，就想请你们吃顿饭。朋友说，老万，你没说实话，我们这么多年了，还有什么不好说的。万德福说，真的没什么事，就是想大家聚聚。朋友说，老万啊，老万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，你说吧，借多少？老万急了眼说，你钱多了不是，告诉我我就是想大家在一起高兴高兴。朋友说，这样啊，我这段时间忙，改天吧，改天我做东。万德福悻悻地挂了电话，心里全不是滋味儿。

一晃几年不曾举办家宴，万德福难免感到寂寞，他多么希望一年之内能做几回大餐，招待招待三朋四友五亲六旧啊。无奈顾忌太多，人们的想法太多，万德福想想也就罢了。

## 父爱如山

## 父亲，一条失明的老狗

□魏振强

发现父亲的眼睛有问题，是近四十年前的事，父亲四十岁还不到，正当壮年。我们家当时做鞭炮。这是个提着脑袋挣钱的活。也挣不到几个钱，仅够维持我们兄妹的学费和一部分人情往来。但人穷，命也就贱，别的村庄就有好几个人做爆竹时被炸死，他们的家人在擦干眼泪后不久，又重操起这一营生。父母也不是没有担心，主要是怕出事时会伤及我们兄妹几个，而他们自己的性命并没被看得太重。

发现父亲的眼睛有问题也属偶然。一天，父亲翻拣着做爆竹的废报纸，翻着翻着就停下了，然后不声不响地看着。其实哪是“看”，简直是在“闻”。我很好奇，问，大大（老家的方言，“父亲”的意思），你怎么那样看报纸？父亲没回答，母亲接过话茬：“你大大小时候眼睛伤过，看不清东西。”

我后来知道，父亲小时候和村里的一个孩子在一起玩耍，那孩子忽然抓起一把尘土朝他脸上撒过来，他的眼睛、嘴巴、鼻孔里进了很多，之后视力就明显下降了。我相信这是比较合理的解释，因为父亲只念过三年书，三年的时间不可能对眼睛造成那么大的伤害，而且我的爷爷和奶奶都不近视，父亲受遗传因素影响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。不管是什么原因吧，父亲的眼睛有严重毛病是个事实。我还想起一件事：有一次，我和大哥胡搅蛮缠，

死活不肯罢休，惹恼了一向憨厚的父亲，他扬起巴掌打了我一下，我有些怒，捡起地上的一块土坷垃，假装要砸他，可他偏偏不躲，我就真的砸了，正中他的后背。父亲摸摸背，一声没吭，转身就走了。父亲的背疼了好几天，我也有些懊悔，但心里又想，谁让你不躲呢？过了好几年，我才明白，父亲可能压根儿就没看到土坷垃向他飞来。

做农民的，没有一双好眼睛，不亚于缺胳膊少腿。发现父亲的眼睛有问题之后，我才开始意识到父亲身上经常有的血块、血渍，基本无一例外是因为摔跤所致。田间的路总是窄小弯曲，村庄的路也是高低不平，雨雪天更是泥泞不堪，做农活要起早贪黑，眼神好的人都难免掉进沟田里，绊倒在荆棘、坎坡上，何况我的父亲？母亲有时望着父亲腿上、胳膊上，甚至头上的血迹边叹息、流泪，边给他贴活血止痛膏。但有时旧膏药还没撕去，新膏药又上了身。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——父亲的身体就像一个破衣裳，打满了白色的补丁。

好在队里的干部心肠都好，他们不会让我父亲去干拉电线之类有风险的活，有一段时间还安排他去照顾生产队的几条牛。父亲有些不安，总想把牛照顾得更好些，经常很晚还摸到牛圈去，一大早又起床给牛喂草料。过年时，父亲还会让我们写上对联，贴在牛圈的土墙上。那些牛，简直就成了我们家的牲口。

父亲年纪大了，大哥长成了壮小伙，田里的重活基本上都由他来干，父亲不可能吃干饭，虽然摔倒的次数有所减少，但身上总还会有新肿块，新疤痕。六十多岁的时候，他的眼

力越发地差了，这才没法再顾忌一个农民戴眼镜的尴尬，跟我弟弟上街配了副眼镜，一只镜片一千八百度，另一只近两千度，虽然还是看不清，但眼镜店也只有这么高度数的了。配了眼镜之后，父亲过了一段相对轻松的日子，能看看电视，也能和村中的老人打打麻将。但不久，他又说经常头晕，弟弟怀疑是度数太高的眼镜惹的祸，带他去南京、合肥等地去检查，医生说错过了最好时机，无法手术，无法改善了。

再后来，父亲的一只眼睛一点儿也看不见了，另一只也仅看到微弱的光。前几天我去老家的县里开会，同行的几个朋友不去风景区，执意要去看我的父母。在家门口，我看到一个几平方米的塑料帐篷，母亲说是大哥搭的，因为父亲现在很少离开家，常常只能在门口枯坐，大哥怕他冬天时冷夏天时热，就搭个棚子给他遮遮风雨阳光。那晚我们在大哥家吃饭，酒和菜端上桌子很久，几位朋友也不肯动，说是要等我的父亲来才能端杯子，但父亲来过之后并没有上桌子，母亲说他看不见菜也看不见酒，就给他盛了一碗汤，让他坐在一边吃。

父亲坐在一边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象着他坐在塑料帐篷里的场面：阳光穿过塑料皮，静静地照在父亲身上，袖着双手的他孤独地坐在帐篷里，多像一条老狗，一条无力的老狗，守在老屋旁，等待着无边的黑暗慢慢将他包围，直至吞没。

无论怎样，我还是希望这只老狗能长久地在老屋旁守着，虽然他的样子会让我心伤，但有他在，我就会找到老家的方向，心里也就不会太绝望。



## 美术作品



吉利图



高瞻远瞩

## 最是难忘

## 怀念奶奶

□仲斌

听到奶奶逝去的噩耗是在去年农历腊月二十五下午，当时正忙着做春节放假前的准备工作，我立刻停下来手头所有的事情，接上妻儿立刻往老家赶。父亲说姑妈上午来我家看望奶奶，奶奶中午还吃了不少饭，在姑妈的唠叨中，86岁的奶奶坐在轮椅上安然地走了。

我的家乡在豫东平原一个离县城二十公里左右的偏僻村庄，小时候，白天经常跟奶奶下地干活，晚上和奶奶在一个床上睡觉。她经常很熟练、很动情地背诵“老三篇”，讲她干什么都不服输的故事，教育我要好好读书。奶奶时常以她在那个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年代，供父亲上学成为全村唯一的高中生而自豪。听奶奶说，她16岁就嫁给了爷爷，爷爷弟兄三人，那时全家十余口人以给地主种地为生，一年收成半年粮，吞糠咽菜，逃荒要饭度时光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奶奶一直是弯着腰走路的，父亲说这都是大集体吃大锅饭时繁重的体力劳动造成的。那时没了爷爷，奶奶便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。奶奶很要强，她挣的工分不比男劳动力少。她常教育我说，宁愿干活累死也不让别人说个“不”字。

奶奶正直善良、生活积极乐观。现在算来，奶奶在三十二三岁便开始守寡了，那个年代改嫁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。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她坚信生活会好起来。小时候父母对我的教育要求很严，不好好学习是要挨打罚跪的，而每逢这时奶奶总是护着我，对父亲说，光打行吗，要说服教育。奶奶常说，做人要三条道路走中间，不要让人在背后戳脊梁骨，人争一口气，神争一炷香，凡事不吃馒头争口气等，奶奶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中，从来也就没忘记过。

锄草耕地、割小麦收大豆、掰玉米摘棉花、刨红薯收芝麻、犁地施肥，乡下总是有干不完的农活。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，农民用在种地上的时间少之又少，除农忙外，村里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挣钱了，可奶奶由于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，她总是闲不住。她耳不聋、眼不花，除了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外，自己的衣服还能缝缝补补。我的儿子出生时，奶奶还给他做棉袄棉裤呢。直到2006年底，奶奶因脑梗塞导致行动不便时，才使她不得不停了下来。奶奶精神状态好，每次去医院检查身体时，除原来因脑梗塞造成的行动不便外，其他身体健康指标均正常。奶奶思路清晰，每次回家看望她时，总是亲近地拉住你的手不放。当你告诉她你要走时，虽说从心里很想让你在她跟前多停留停留，但她每次都是坚决地推着你让你赶紧走。奶奶认为儿孙在外面工作是最大的事，不要因为看望她而耽误干好工作，奶奶一直是这样为儿孙及周围人想得，唯独为自己想得少。

这就是我的奶奶。奶奶的一生是充满磨难坎坷的一生，是勤劳的一生，是幸福的一生。

## 画家简介

金众，1964年生，郑州市人。现为河南省美协会会员，中国干部书画院副院长，河南省人大书画院理事，河南省大华书画院院士等，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内展览，获金奖一次，二等奖一次，三等奖两次，优秀奖八次。